

# GIAHS保护视角下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功能定位与运营研究

王安琪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 摘要

农耕文化博物馆对GIAHS保护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农耕文化博物馆的运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GIAHS保护工作是否开展到位的重要评判标准。对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的功能定位、运营情况进行梳理归纳, 分析博物馆在功能定位与运营方面遭遇的挑战, 最后, 对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运营管理提出三条运营建议, 以期对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的运营提供指导, 对地方性农耕文化博物馆基于GIAHS保护工作的运营提供参考。

## 关键词

GIAHS保护, 农耕文化博物馆, 功能定位, 博物馆运营

## Research on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Museum in Aoh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IAHS Protection

Anqi W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eceived: March 18, 2026; accepted: March 30,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Culture Museum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IAHS protection work.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operation level of the Agricultural Culture Museum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judging whether the GIAHS protection work is carried out properly.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operation situ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Culture Museum of Aohan,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operation of the museum,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ree oper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Culture Museum of Aohan,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Culture Museum of Aohan and reference for the operation of local agricultural culture museums based on the GIAHS protection work.**

## Keywords

**GIAHS Protection, Agricultural Culture Museum, Function Positioning, Museum Ope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为了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和管理,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项目,旨在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农业生物多样性、知识体系、食物和生计安全以及文化的国际认同、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提供基础。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敖汉旗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横跨欧亚大陆旱作农业的发源地。2012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2013年被农业农村部列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农耕文化博物馆对 GIAHS 保护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农耕文化博物馆的运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 GIAHS 保护工作是否开展到位的重要评判标准,农耕文化博物馆的运营建设必须跟随 GIAHS 保护工作的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价值。进入新时代以来,对 GIAHS 进行有效保护的需求日渐加强。

目前关于农耕文化博物馆的研究主要围绕其与 GIAHS 保护的关系、功能定位及运营管理三方面展开。在 GIAHS 保护领域,学者普遍认为博物馆建设有助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展示与动态保护[2],强调保护与开发利用应相辅相成[3]-[5]。在功能定位方面,研究多从社会教育或博物馆属性出发,指出农耕文化博物馆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地方认同[6]、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10],但缺乏从 GIAHS 保护视角进行的系统探讨。在运营管理方面,现有研究关注运营模式创新[11][12]、文创产业拓展[13][14]、新媒体技术应用及运营困境与对策等维度[15]-[17]。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虽已积累一定成果,但将 GIAHS 保护与博物馆功能定位、运营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仍显不足。

2020年9月7日,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敖汉小米博物馆正式向社会开放。总建筑面积7700平方米,主要展示以小米为代表的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基于其特殊的地区农耕文化,更需要从 GIAHS 保护的视角入手,探究当地农耕文化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运营策略,这对于敖汉旗实现对 GIAHS 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 2. 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功能定位与运营现状

现阶段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传承弘扬本地区农耕文化、保护本地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提升敖汉小米品牌的影响力。然而，从 GIAHS 所倡导的“动态保护”与“社区参与”等核心原则来看，博物馆在功能定位与运营实践中仍存在一定偏差，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 2.1. 围绕“传承弘扬本地区农耕文化”开展藏品搜集整理工作

敖汉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在 2002 年的兴隆沟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 1500 多粒碳化谷物标本，其中糜子占 90%、谷子占 10%，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C14 鉴定距今已有 8000 年的历史，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 2000 至 2700 年，被认为是人工栽培形态最早的谷物，兴隆洼地区是中国古代旱作农业起源地，也是横跨欧亚大陆旱作农业的发源地。在兴隆洼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骨器，其中石杵、石斧、石铲、石刀等，是与旱作农业相关的原始生产工具，见证了农耕文化的起源。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基于本地区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承担着传承、弘扬本地区农耕文化的基本功能任务。

为了实现传承弘扬本地区农耕文化这一功能定位，博物馆将运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搜集整理农业文化遗产藏品方面。藏品是文化记忆的承载体，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收藏有文物 500 余件，其中一、二级文物 100 余件，定位是成为中国乃至中亚地区农耕文明的重要研究、展示中心。一方面，博物馆集中搜集整理不同历史时期所使用的各类农业生产工具，这类农业生产工具的代表藏品有新石器时期农业生产使用的石铲、石耜、石斧、石镰、磨盘、磨棒等工具。另一方面，粮食种子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藏品类型，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对农家谷子种子进行搜集与展示，形成敖汉旗谷子种子基因库，这些种子均为当地农业部门从谷农手中收集所得，全部为濒临灭绝的农家品种。

从 GIAHS 的“动态保护”原则来看，博物馆的藏品搜集与展示仍以静态保护为主，侧重于对物质遗产的保存，而缺乏对传统耕作技艺、农业生产方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同时，种子基因库的建立虽具保护意义，但未能与农户的实际种植行为形成有效联动，未能促进传统品种在田间地头的持续种植与利用，距离“动态保护”的要求尚有差距。

### 2.2. 围绕“保护本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开展专题展览工作

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在建设之初的目标就是要进一步宣传敖汉旗的旱作农业系统，使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得以很好地传承保护和发展，提高敖汉旗旱作农业文化系统知名度，因此，博物馆内除了进行对旱作农业文化的展示之外，同时设立了专区展示敖汉小米产地环境、品质特点、生产情况、地理标志、荣誉报道等。

为了实现保护本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功能定位，博物馆特别设置农业文化遗产专区，这一区域主要布置农业文化遗产主题展览。博物馆可以通过独特的历史修辞，生产意义，制造认同，帮助参观者在历史的联系中，认识自我、归属的群体和所处的世界。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就依托情景再现、图片展览、文字说明、沙盘、模型等形式进行展览设计，围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这一主题进行布展，以对这一系统进行介绍，让游览者对这一农业文化遗产产生发认同感。

从 GIAHS 的“社区参与”原则来看，博物馆的展览设计仍以单向输出为主，缺乏对本地社区——尤其是仍然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户——的参与机制。展览内容由馆方主导策划，未能充分吸纳当地农民的知识、经验与叙事，社区成员在遗产呈现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GIAHS 保护强调遗产地社区应当成为保护的主体和受益者，而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内容生产、遗产阐释等环节中，尚未建立起社区参与的渠道与机制。

### 2.3. 围绕“提升本地农业品牌影响力”开展专题文化活动

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粟”谷文化的代表地区之一。敖汉小米是敖汉旗区域公共品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同时也是敖汉旗三大主导产业之一。此外，敖汉作为农业大县，杂粮的产出质量也

有目共睹。

为了实现提升以敖汉小米为代表的粮食品牌影响力这一功能定位，博物馆将运营工作重心放在文化活动的策划执行中。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是小米产品消费节、“世界小米大会”等活动举办的主要场所，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发挥着提升敖汉粮食品牌影响力、推动敖汉旗农业产业发展的作用。

从 GIAHS 的“动态保护”原则来看，博物馆在品牌推广与产业发展方面的投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相结合的理念，有助于为遗产保护争取经济资源与社会关注。然而，当前运营实践将过多重心放在小米品牌的商业推广上，博物馆的功能定位有被单一产业目标替代的趋势。GIAHS “动态保护”的核心在于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而非以发展取代保护。博物馆在服务产业发展的同时，应当确保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与传统农耕智慧得到同等重视和有效传播，避免文化遗产保护沦为产业发展的附庸。

### 3. GIAHS 保护视角下博物馆功能定位与运营面临的挑战

#### 3.1. 博物馆话语权不足，功能发挥无途径

目前，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存在话语权不足的问题，即馆方无法获得博物馆功能定位领域工作的主导权，这就导致相应运营工作开展易受制于人，博物馆缺少发挥其功能定位的途径，长此以往，博物馆的存在意义将会遭受质疑，同时也难以实现可持续性运营。

究其原因在于博物馆资金来源单一。一方面，面对政府部门，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依靠政府全额财政拨款维持日常运营工作。由于县域内缺少工业支柱产业，企业数量少，发展程度较低。基于这样的现状，政府相关部门发展经济的需求高于发展文化的需求，因此政府在分配一、二、三产业资源时，总是将有限的优质资源优先投入到有一定产出回报的一、二产业中。虽然近年来，在小米产业中，政府相关部门提出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但第三产业仍处于边缘地带，即便相关单位有意运营发展第三产业，也难以争取到资源支持。因此，博物馆，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文化服务单位，所获得的运营经费额度不高。

另一方面，面对当地农业企业，由于资金来源单一，博物馆往往负担不起成本较高的运营项目，这就导致弘扬传播农耕文化、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宣传工作往往由当地农业企业负责。如央视广告“熬出中国味”这一宣传敖汉小米的经典广告语便是敖汉旗农耕小米集团策划宣传工作的成果。博物馆在表达功能定位过程中话语权的长期缺失将会使博物馆运营陷入危机。

从 GIAHS “社区参与”原则审视，博物馆话语权不足的深层问题在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缺失。GIAHS 保护强调政府、社区、企业、博物馆等多元主体应当形成平等协作的保护网络，各方在遗产保护与发展中拥有相应的发言权和参与渠道。然而在敖汉旗的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机构却被边缘化。这种主体间的不平衡不仅削弱了博物馆的功能发挥，也使遗产保护工作缺乏专业性支撑，偏离了 GIAHS 所倡导的多元共治理念。

#### 3.2. 博物馆运营专业水平不足，功能发挥不充分

目前，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存在运营专业水平不足的问题，具体指博物馆主要负责人在博物馆运营工作的开展中缺乏运营理念，不能从市场化运营推广的角度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缺少专业知识，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专业性不强。这就导致博物馆功能定位不能充分发挥，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水平受限。

此外，由于专业水平不足，馆方缺少对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关注。传承人是农业文化遗产存在的依据，是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关键一环。从 GIAHS “动态保护”原则来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

心在于“活态传承”，即遗产应当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持续存续和发展，而非仅仅成为博物馆中的静态展示。传承人的缺失意味着活态传承的中断，博物馆将保护工作局限于馆内藏品，而忽视了田间地头这一真正的遗产保护主战场。GIAHS 强调保护应当融入当地生产生活，使遗产在利用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发展。博物馆专业水平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其对传承人保护工作的有效介入，也使动态保护难以落地。

### 3.3. 博物馆社会影响力不足，功能发挥力度弱

目前，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存在社会影响力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博物馆发起的农耕文化活动无法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和参与，举办的活动影响力有限，缺乏公众号召力，活动效果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进而影响博物馆功能发挥。

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博物馆宣传渠道不适应数字信息社会的发展和要求，这阻碍了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导致博物馆功能发挥力度弱。工作人员仅仅着眼于馆内日常的藏品维护与展览保障工作，博物馆中蕴藏的丰富的农耕文化知识不能以有效的活动形式走出博物馆，不能辐射影响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农耕文化知识也就无法普及，地区文化名片也无法深入人心，博物馆社会影响力自然受影响。现阶段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的动态信息发布在敖汉旗人民政府官网中，但其发布的内容多为博物馆与市、旗县、乡镇政府相关部门联动开展调研、参观、培训等活动类的信息。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缺少专门发布博物馆基础信息与动态的网站、公众号或小程序，这就导致公众无法及时获取博物馆的最新动态，在数字化的信息时代里，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在社会公众中的存在感也就较低。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现阶段的宣传渠道不适应数字信息社会的发展和要求，仍旧停留在依靠民众亲自到访或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博物馆最新动态的状态，导致博物馆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其二，博物馆举办的系列活动缺少趣味性，难以调动大众参与农耕文化活动的积极性，难以培养大众对农业文化遗产与农耕文化的兴趣，大众对博物馆难以产生认可态度。这阻碍了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导致博物馆功能发挥力度弱。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现阶段的展览布置多为单向输出式的展览布置，如利用相关图片展示说明敖汉旗农耕文化，利用藏品的集中布置介绍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通过农业生产场景相关人物与文物模型的搭建还原农业生产场景，这些展示形式虽能较为详尽地展现敖汉旗农耕文化和农业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但这种单方面向游览者输出知识内容的展示形式互动性较差，游览者的体验感较差，展览的趣味性降低，不利于激起游览者对敖汉旗特有农耕文化的兴趣和热情。

其三，博物馆宣传主体单一，这阻碍了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导致博物馆功能发挥力度弱。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自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主要举办的宣传活动是 9 月金秋消费季，这类宣传活动将敖汉小米产业作为宣传主体，这样的宣传活动虽然有利于提升敖汉小米品牌的影响力，但是单一的宣传主体却阻碍农耕文化博物馆多重功能的表达，农耕文化和农业文化遗产在宣传主体中的缺位也使得敖汉小米品牌宣传缺少相应的文化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农耕文化博物馆成为地区小米品牌宣传的工具，博物馆丧失宣传的主动权，不利于塑造农耕文化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其四，博物馆宣传活动形式单一，这阻碍了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影响博物馆功能发挥。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自开馆运营以来，其宣传活动的形式多以开展主题活动的方式举办，单一的活动形式难以吸引民众充分参与农耕文化活动，博物馆与民众在活动过程中难以形成双向互动，不能共同完成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播、传承工作，民众缺少参与感，对相关活动的兴趣降低，导致博物馆宣传活动效果不理想，博物馆多重功能定位的表达无法实现。

从 GIAHS 原则来看, 社会影响力不足的问题直接制约了“社区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有效的社区参与必须以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基础, 需要博物馆具备向公众传播遗产价值、吸引多元主体关注和参与的能力。同时, “动态保护”强调遗产保护应当获得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缺失, 使其难以承担起凝聚社会共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遗产保护的功能, 进而影响了动态保护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 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在功能定位与运营实践中, 与 GIAHS 所倡导的“动态保护”和“社区参与”原则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动态保护方面, 博物馆以静态藏品保护为主, 对活态传承、传承人保护、传统农耕实践关注不足, 且在品牌推广中有偏离保护目标的风险; 在社区参与方面, 博物馆话语权不足、专业水平有限、社会影响力薄弱, 难以建立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的机制, 也无法有效动员社区和社会力量参与遗产保护。未来若要在 GIAHS 保护框架下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功能, 需要围绕这两项核心原则进行系统性改进。

#### 4. GIAHS 保护视角下博物馆功能定位与运营建议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目的地营销理论, 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可从话语权提升、运营专业水平提升、社会影响力提升、GIAHS 独特性挖掘四个维度入手, 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打造农业文化遗产目的地品牌, 构建差异化体验体系, 实现 GIAHS 动态保护与社区参与原则下的可持续发展。

##### 4.1. 提升博物馆话语权, 创设功能发挥途径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 博物馆的功能发挥涉及政府、企业、社区、农户、游客等多方主体, 其话语权不足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提升博物馆话语权, 需要从制度层面构建博物馆融入 GIAHS 保护工作的协同治理体系。该体系通过规划设计、政府规制、博物馆参与的方式, 推动多主体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协同发展。该体系的运作需要由博物馆主动牵头并积极运用, 与政府、企业进行积极沟通。一方面, 这项体系设计将会从制度层面为馆方争取到资金审批支持, 为博物馆运营争取到更多经费, 为开展相关活动做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准备活动; 另一方面, 这项创新设计将会创设博物馆功能定位发挥途径, 凭借资金支持和相应运营项目的开展, 博物馆将不断获得实现传承弘扬农耕文化、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助力本地农业品牌提升影响力这些功能定位所需的话语权, 从而实现博物馆的可持续性发展。

##### 4.2. 提升运营专业水平, 确保功能充分发挥

提升运营专业水平, 需要博物馆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同时开展相关活动。

对内, 博物馆应不断完善基础运营工作。其一, 要抓住京蒙经济帮扶工作的契机, 邀请北京博物馆运营领域专家开展线上或线下培训工作, 不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 确保功能定位在具体运营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其二, 要关注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 这就需要基层文化工作站发挥其职能作用。首先, 馆方应充分调动基层文化工作站的工作积极性, 以村为单位, 指导基层工作人员发现身边的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 将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相关信息登记汇总, 进行传承人资格认定工作, 向符合要求的传承人发放资格认定证明。其次, 基层文化工作站负责联动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知识普及工作, 开办农业文化遗产培训班, 通过激活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一要素, 带动整个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最后, 馆方可以定期邀请基层文化工作站工作人员、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到馆内开展讲座, 普及农业文化遗产知识, 培养社会公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其三, 针对讲解服务工作, 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应当立足当地居民消费水平, 科学合理制定讲解服务价格, 针对散客游览制定配

套服务方案。其次馆方可招募讲解服务志愿者，弥补讲解服务队伍人员数量的短缺，开展定期培训，打造志愿者服务品牌，提升志愿者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知名度。最后，馆方可定期开展博物馆讲解大赛，可推荐大赛优秀选手参加全国性的博物馆讲解大赛，这有利于敖汉旗农耕文化和农业文化遗产的推广。

对外，博物馆应不断加强与外界的合作交流。博物馆可以加强与其他地方特别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农耕文化博物馆的交流合作，互相学习优秀运营管理经验，后续结合敖汉旗当地具体情况，将经验转化为实际工作，不断提升博物馆整体运营理念及流程的专业化程度，确保功能定位在运营规划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

### 4.3. 提升社会影响力，加强功能发挥力度

从目的地营销理论出发，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应将自身定位为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这一文化目的地的核心展示窗口与体验节点，通过整合资源、打造品牌、优化体验，全面提升社会影响力。

提升博物馆展示工作质量，打造博物馆展示工作品牌。首先可以通过优化展示工作开展形式，如动静结合、增强展览过程中互动体验的展示工作形式完成展览工作质量提升工作[18]，进而对展示工作的成果进行宣传推广，打造博物馆展示工作品牌，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在一次次的宣传推广活动中不断得到强化。如石榴博物馆，通过声光电、多媒体、实物陈列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我国石榴的起源与传播，石榴品种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石榴文化。首都粮食博物馆，通过征集实物展示、场景复原、多媒体等手段，将粮食起源、人工培育、种植加工等历史生动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唤起参观者的粮食记忆[7]。

拓宽博物馆宣传渠道，提升博物馆影响力。其一，建设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官方网站，设置不同版块分别介绍博物馆基本信息、组织架构，发布博物馆最新动态信息，完成数字场馆的搭建和数字展览的布置，设置农业文化遗产版块，介绍敖汉旗农业文化遗产相关信息，发布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课程，与其他地区农耕文化博物馆进行网上动态信息联动，联合开展农耕文化活动。其二，建设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配套开发微信小程序，实行参观预约制，搭建场馆内数字化互动平台。其三，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工作站的宣传优势，借助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影响力，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完成博物馆动态信息的传播。

发展文创产业，助力博物馆多重功能定位表达。文创产业的发展是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宣传活动形式的重要补充。文创产品应以敖汉旗农耕文化、农业文化遗产、小米等博物馆主题元素为创作中心，这些主题元素即为宣传活动的宣传主体。文创产品形式的多样化也就意味着宣传主体的多样化。馆方可授权第三方设计公司完成文创产品设计，文创产品既可以作为商品，投入到线上与线下文创商店的销售中去，还可以作为礼品，成为敖汉农耕文化名片，助力敖汉农耕文化的推广，助力博物馆多重功能定位表达。

通过上述目的地营销策略的系统实施，博物馆将在品牌推广活动中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打造展览活动品牌与口碑，获得更多社会关注，持续加强功能发挥力度，最终实现博物馆在 GIAHS 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发展。

### 4.4. 挖掘 GIAHS 独特性，构建差异化体验体系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独特性不仅体现在 8000 年的旱作农业历史，更凝结着先民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态智慧。这些独特资源为博物馆在展览、教育、文创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策略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 GIAHS 独特性出发，梳理核心资源。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节水

农业智慧，包括适应干旱环境的土壤耕作技术、保水保墒方法、轮作休耕制度以及以有限水资源实现稳定产出的传统知识体系；二是特色作物品种，敖汉地区保存着丰富的传统谷子品种资源，这些农家品种历经数百年自然与人工选择，具有抗旱、耐瘠薄、适应性强等优良特性，是旱作农业遗传多样性的活态见证；三是特定农具系统，从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石耜、石铲、石磨盘，到近代使用的犁、耙、耢、碌等传统农具，构成了完整的旱作农业生产工具谱系，体现了农耕技术的演进脉络。

基于独特资源，设计差异化展览体系。博物馆展览应从“泛农耕文化展示”转向“旱作农业智慧专题阐释”。可设置三大专题展区：一是“节水之道”展区，通过沙盘模型、动态演示、互动装置等形式，系统展示敖汉旱作农业的水资源利用智慧，如梯田与坡耕地在径流调控中的不同作用等。二是“谷子基因库”展区，在现有种子搜集基础上，建立活态展示系统，通过实物标本、显微观察、生长周期模型等方式，呈现不同谷子品种的形态特征与生物学特性，同时配合种植展示区，让公众直观感受传统品种的田间表现。三是“农具演进”展区，以时间轴串联从新石器时期到典型的典型农具，通过操作体验、虚拟复原、场景还原等方式，揭示农具演变背后耕作制度的变迁逻辑。

基于独特资源，开发差异化研学教育项目。博物馆应摒弃笼统的“互动体验”思路，围绕旱作农业独特性设计主题化、系列化研学课程。以“一碗小米的节水之旅”为核心品牌，设计系统性研学项目：研学活动可包括“认领一块地”，参与者认领模拟旱作地块，在传承人指导下体验从整地、播种到田间管理的全过程；“寻访一粒种”，带领参与者走进传统品种种植区，了解谷子品种的识别特征与选育智慧；“解密一件器”，让参与者亲手操作传统农具，理解农具结构与耕作技术的内在关联；“追踪一滴水”，通过实验与观测，认识旱作农业如何通过农艺措施实现雨水的高效利用。每项活动均配套研学手册、任务卡与反思环节，形成“体验-认知-理解-认同”的完整教育链条。此外，可面向不同年龄段开发分层课程：面向中小學生开发“小小农艺师”系列，侧重动手体验；面向大学生与研究者开发“旱作农业田野调查”系列，侧重知识深度与科研方法；面向都市游客开发“周末农夫”系列，侧重休闲体验与文化感知。

基于独特资源，发展差异化文创产品。文创产品应从“小米衍生品”的单一模式中突围，围绕旱作农业智慧开发系列化产品。一是“节水智慧”系列，开发旱作农业耕作技术图解手册、节气农事台历、保水技术科普卡牌等知识型产品。二是“品种图谱”系列，以传统谷子品种为主题，开发种子纸笔记本、品种图谱丝巾、标本装饰画等视觉型产品。三是“农具美学”系列，提取石耜、石磨盘等传统农具的造型元素，开发家居摆件、茶具、文具等生活美学产品。四是“体验套装”系列，将小型化传统农具、微型谷子种植套装、研学任务卡组合成“家庭农事包”，满足家庭用户在家体验的需求。所有文创产品均应附有知识卡片，介绍产品背后蕴含的旱作农业智慧，实现文化传播与消费体验的深度融合。

通过上述差异化策略的系统实施，敖汉旗农耕文化博物馆将不仅是一个静态的农耕文化展示空间，更成为传承旱作农业智慧、体验农业文化遗产独特价值的活态场所，从而在 GIAHS 保护框架下形成鲜明的品牌辨识度与核心竞争力。

## 参考文献

- [1] 闵庆文. 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文名称及其他[J]. 古今农业, 2007(3): 116-120.
- [2] 龙诗妍, 李嵘. 艺术乡建背景下的乡村博物馆空间设计策略研究[J]. 鞋类工艺与设计, 2023, 3(5): 141-143.
- [3] 陈先强, 罗曦. 川西古镇唐昌镇“横山窑”在文旅产业裂变中的传承与应用思考[J]. 西部旅游, 2022(13): 44-46.
- [4] 闵庆文, 何露, 孙业红. 博物馆建设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博物馆建设研讨会”纪要[J]. 古今农业, 2009(4): 114-116.
- [5] 高明. 农耕文化博物馆及其发展研究[J]. 农村·农业·农民(A 版), 2022(11): 62-64.

- 
- [6] 李美仪. 根植乡土: 地方博物馆教育与文化公民身份构建——以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为例[J]. 少年儿童研究, 2021(9): 44-50.
- [7] 张梦纳. 我国农业博物馆发展现状研究[J]. 河南农业, 2021(19): 61-63.
- [8] 谭光万, 臧良震, 周峰, 王秀东. 中国农耕文化博物馆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世界农业, 2020(7): 85-89+100.
- [9] 苏海洋. 博物馆: 高校农耕文化教育与教学的新阵地——以陇右农耕文化博物馆的传承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 2019, 47(20): 280-282.
- [10] 闫捷, 荆大伟. 浅谈中国农业博物馆社会教育在传承中华农耕文化中的作用[J]. 古今农业, 2018(4): 102-108.
- [11] 李坤. 政府兴建农耕文化博物馆应坚持“一县一品”[J]. 戏剧之家, 2015(2): 194+197.
- [12] 陈之奕. 三星堆博物馆的文化 IP 开发与运营探究[J].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2022(3): 29-34.
- [13] 李昕. 非遗专题博物馆建设与运营研究[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22): 99-101.
- [14] 张一岑. 浅谈博物馆文创产业运营——以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为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17): 68-71.
- [15] 王丹青, 莫秋月. 地方中小型博物馆在短视频平台抖音上的运营[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3(4): 86-89.
- [16] 黄乔生. 论策展在博物馆运营中的关键作用——以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为例[J].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2022(3): 3-9.
- [17] 李艳芹. 新形势下博物馆做好运营管理的有效举措分析——以嘉峪关长城博物馆为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17): 150-152.
- [18] 王晶. 博物馆展览展示空间设计[J]. 建筑结构, 2023, 53(6): 184-185.